

### 人迹更少的路

王丕立

那年我五岁,后山竹林有一条小伙伴们都不曾去过的小径。想去瞧瞧,又有点怕。问父亲,父亲说,你想想会遇到什么。我歪头一想,有什么新奇的?会被怪物吓一跳?父亲笑着问,能预测新奇和怪物么?见我吱吱声,父亲补一句“会要了你的命么?”我实在不知道小伙伴们嘴里的怪物会不会要了我的命。

父亲见状,只好陪我去看看。从蓬在一起的楠竹挤进去,前面全是碑岩林立的坟茔,许多鸟腾地飞起。在一座高大的坟包顶,我看到了一只锦鸡忙慌逃走,留下一窝缀着麻点的蛋。我拿了几个回家,放在正孵小鸡的母鸡身下,没多久,竟然有一只锦鸡破壳而出。之后许多年,锦鸡成了我家鸡埭里的常住禽类。从此,我开始关注那条人迹更少的路,时不时挤进去看看。村里的女孩们都爱梳妆打扮,我却迷上了父亲收在破衣柜里的那几本没有封面的书。那是几本古典小说和一本初等代数,我一个人乐在其中。后来,读着读着,小伙伴们就结伴离开学校走上了社会,我则咬着牙一个人选择继续读下去。因为我觉得离开学校,动动脚趾都想得到我们将来要走的路,而一直读下去,前路遇见无法预知,那对我有着莫大的诱惑。于是,我一直走在那条充满孤胆的读书之路上,远离家乡,我走在书中描绘的那个窄窄的世界里,初中、高中、大学,时光飞逝,毕业后,我成为一个物理老师。从走进物理专业领域那天起,我就不断接触到新奇的物理现象和问题,这对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引发了我对许多问题的探索。后来,我拣起了别的老师不愿做的事——担任物理奥数辅导员。很长一段时间,我徜徉在物理构建的玄妙世界里,满足而又奋发,引领学生不懈追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美国农民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首诗,诗里有这样一句话,让我顿时破防:“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彼时,各个学校对有奥数天赋苗子的争夺如火如荼,奥数辅导班也铺天盖地出现,我看得见这条路的前途,正感惶惑不安,这首诗恰如一束圣光照亮了我,让我变成了文学的“圣徒”。我开始了海量的阅读,积累着对人生、对自然、对世界的认知,寻找自己与世界更好的交流方式,心生憧憬,自得其乐。如今,在这条路上我认识了许多有故事的人,他们也像我这样,在人生的岔道口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条路,有了与众不同的奇遇和精彩,成就了他们的有趣灵魂。

鲜有人走的路,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风景,更值得去探寻。

### 关岭红岩碑

王金玉

红岩碑,现名“红崖天书”,位于关岭城东赛甲山半山腰,距黄果树大瀑布约6千米,与关岭坝陵桥遥相辉映。红岩碑是黔中两大名胜之一,与黄果树齐名。清道光《永宁州志》载:“晒甲山即红岩后一山也,崔巍百丈俗传武侯南征晒甲于此。”当地人传说中的晒甲山上,有一壁灼灼似火的丹霞奇崖,宽约百米,高则30余米,颇具恢宏的气势,远处望去确像一壁烛天的赤城,在万山翠绿中更加醒目。20多年前,贵州省悬赏100万元破译红崖天书,一时间,关岭温柔的乡里居住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我也跟随新闻热点,走进红崖天书。上山下山的人络绎不绝,我也跟风上山,感知风把我带到自己从未向往过的高处,在有所思而无所思里,仿佛穿越时空,坠入远古的场景。红崖天书似画如字,字画混体。大者如斗,小者如升,结构奇特,蕴藏着的无穷怪异,仿佛洞彻着历史的纵横捭阖,充满神秘。

今年初秋,有朋友在木城河风景区当驻村干部,邀请去做客。我们驾车前往,走关岭老路,过断桥,停车观赏坝陵桥壮观。我叫朋友开车到红岩碑,停车场就我们一车辆,两朋友说你自己上去看,我们对这些不太感兴趣,在车里睡觉等你。沿乡村小道上山,面对乡村,闻着稻谷的香气,感觉似滴水滩瀑布的流水,悠远而又深长。我注目着田间的农民兄弟,那秋风荡起的稻浪,勾勒出乡村的典故。红岩碑尽收眼底,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尽情地抚摸图画文字的线条,线条像一条伤痕的蚯蚓爬过我情感的疆域版图。非雕非凿,如篆如隶,笔势古朴,梦幻般的图案、色彩亮丽了我梦幻人生的一段旅程,留下的是人们对碑文谜一般的破译:有人认为与诸葛亮有关,是镇山符;有人破译是建文帝的徽文;有人解释是古代藏宝图;还有说是外星人留下的图文。我是书法爱好者,如书法史上留下经典碑帖无数,唯独没有书家把红岩碑当碑帖研究,这可能在取法上有局限性了。我个人不是喜欢字内空间的变化,是在30年学习取法对象书法规律下,看出了红岩碑线条的疏密、大小、虚实、的微妙改变。目光仰视,古朴线条的雕琢由深入深,百骸充盈的意志和力量贯通中断处,图像与图像处,笔画与笔画处,文字与文字处,融入无涯无极,在纵横千重万覆的混沌中舞蹈出磅礴大气。

红岩碑,石壁雕刻的历史漫漭风中,穿透青石的线条千年来成迹。我感觉至今我们不认识的文字,是天空写满宿命的谶言,是在心的最深深处为田垄间躬背的耕者默默祝言,只为那些素朴无饰勤劳者在绝壁上划的一行行警句。红崖万丈,道路隐藏,与红岩碑遥相呼应的坝陵桥踞至高无上的巅峰,把历史的未解和今日的雄伟,伟岸在我们仰望的境界。路在高处,美在险处,碑在实处,破译者智慧的锋芒永不卷刃,但在无法阐释的秘密里,“红崖天书”依然是天书。



《静物》 雅各布·范·斯特里 玛伽供图

这里本来没母亲的寸土,是因为母亲在小区里住了几年,认识了一个年纪相仿的阿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孙子上下学和种菜,有好几畦,忙不过来了,见母亲想种,就让出了几小截地方。

我跟着母亲在地沟里艰难行进,茂密葱郁的各种菜蔬瓜果的枝叶和藤蔓都伸出来挽住我们的手臂,故意绊着我们的腿脚。终于看到城里属于母亲的新领地——几米见方,有两三块呢,但都和别人的连在一起,有正搭着架的黄瓜、苦瓜和红豆,叶子快爬满地面的山芋,毛茸茸的黄豆荚,本地辣椒刚刚长成了小灯笼的模样,那空心菜应该是才割不久,刚刚冒出来的茎和叶呈现出淡淡的青白色……我们观之悦之采之,这些泼天地之灵气并经过母亲之手孕育出来的珍蔬,当晚也自然成了餐桌上的主角。返回浙江的时候,就像以前在老家离开时一样,大袋小袋的总要带上不少时鲜蔬菜……

母亲年近八旬,但我心里未觉得她已是一个老太太。她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除了一次我们送她到上海胸科医院看病的经历,好像还没住过院,一走起来总是“精杠杠”的,能吃能睡能劳动——这是好多人所羡慕的。最近两年,我发现她的身体似乎比前几年还好了。我曾不止一次对儿子说:你奶奶现在有这么大年纪了,身体真不简单,这和她种的菜有很大关系:一是他们每天都吃着无公害蔬菜,二是每天到菜园活动筋骨,三是每天看到种子萌芽、开枝散叶、爬藤抽穗……精神上很充实。因为疫情,今年的清明、端午两节都没有回故乡皖南。很想再回到父母身边,也很想和母亲一起到她的那片菜地去,帮她翻地、栽种、采摘。前些天从电话里得知,母亲在荒草丛中又开挖出了一块不小的新的菜地呢。

## 母亲的领地

李明亮

父亲因为肾病,前几年开始,每周需要到医院透析三次,我便安排父母住进了城里的小区。父亲在家乡的乡村小学教了几十年的书,到了城里后,日常除了看病,就是写日志、看书、看电视,天气好时就带着小马扎到“大坝塘”——一个自然形成的户外“老年人活动中心”看别人吹拉弹唱,或者坐在廊檐边打打盹,闭目养神。我妈从小没上过学,不喜欢什么文艺,但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勤劳”对她而言,或许更是一种习惯。她也是我们家每天起得最早的人。年少读书时,天不亮她就做好早饭喊我们起来吃饭上学;成年后在家,早上去干农活前,她总是已为我们准备好需要的一切,比如镰刀、竹筐、扁担、草帽和胶靴。晚上,她把一切都收拾停当了,最后才睡。那时我们家九口人,奶奶、父母以及我们姐弟六个(四个姐姐,老五是哥哥,我最小)。父亲是教书匠,奶奶年迈,家里的十来亩水田还有山坡上加起来约四五亩的旱地,最主要的劳作“领班人”就是母亲,除犁田耙

地外,抢种抢收、砍柴割稻、挑粪施肥、锄草留种等一切农活,以及家里的一日三餐、洗洗晒晒,还有养的鸡鸭猪牛这些事,总少不了要母亲去过问,进门出门不是肩挑就是背扛,从不空手。慢慢的,几个姐姐出嫁,我和哥哥到外省谋生,家里的田地还是那么多,父母只有把水田租给别人种了,几大块旱地开始还种一些油菜、花生、芝麻什么的,后来逐渐栽上了外国松,或者毛竹和杉树,到最后,父母就只侍弄屋后的一小块菜园了。几个姐姐都嫁得不远,留下两个女儿的二姐早逝,三个姐姐都在城区买了房,而且三姐和父母在同一小区只相隔一幢楼,大姐、四姐要来看父母的话,也只要几分钟车程。母亲闲不住。住进城里的头几年,她没事就去拾荒,以本小区为主,看看一些垃圾桶里有没有尚可利用之物。接下来,房间阳台上成了母亲每天的固定工位,捡拾回来的废品就在这里细分、压实、捆绑、码堆,积攒到一定体量后就和父亲一起用小推车送到废品收购处去卖。父亲每个月有固定的退休工资,每年我们做子女的也会拿些钱给母亲零用,他们不缺这点钱,但拾废品对母亲来说就像上班一样,是一项工作——打发了时间、活动了身体,也略有物质回报。

### 都亭山的树

章太祥

故乡都亭山的山岭似城墙矗立,林海茫茫,滴翠千里,十里杜鹃长廊更是美如画卷。都亭山最神奇的是水杉树,它穿越千万年,跨越冰川纪,至今矗立,数千年来,土家人一直将之当神灵供奉。水杉树不畏严寒,能抗酷热,在恶劣的环境下茁壮成长,亭亭玉立。微风吹拂,摇动着优美的身体,潇洒自如,枝繁叶茂,身段优美,多姿多姿。那撩人摇曳的绿叶给人以快乐遐想;那撑开的大伞下舒张的条形绿叶,取代了报春花,在都亭山率先向人们宣告春天的到来。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都亭山的所在,我觉得不应该。因为都亭山美,水杉树又是珍贵的植物。都亭山是水杉树的幸存之地,是动植物的避难所。动植物的幸存之地,不也是人类宜居之所吗?城市的人,要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一定希望在都亭山安家——在“水杉树王”的故乡安家。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名山佳水的文化人,见过都亭山和这里的水杉树,声音要在哪里安家,安度晚年,一点都不奇怪。近两年,数百万人络绎不绝地涌向这里,使苏马荡成了一处旅游、避暑、康养的胜地。都亭山的苏马荡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海拔1500多米,地处鄂西千里林海之中,有品种繁多的杜鹃花,轻风习习,泉水叮咚,还有曲径通幽的林中小径、小桥流水的亭台楼阁。立于都亭山峰顶,脚下山岭纵横,犹如千山来潮,可胸纳千崖秀色,目及万顷林海。山野春绿秋红,给苏马荡增加了无限的风韵。每到春阳融融之时,山村就会山花争艳。仿佛“千树万树梨花开”。同时,都亭山也有典故故事,如赫赫有名的巴国将军巴曼子以头谢楚王,以及护法战争中的刘伯承在此与北洋军阀大战。历史的大线条是历代艺术家恒久的着眼点,也会增加都亭山自身的魅力。除了人文历史外,在我看来,都亭山最有吸引力的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和独特的气候,难怪天下那么多人竞相来此筑巢。



秋水共长天一色

晓阳摄

### 霜枫情寄远

许华凌

处,万般感慨,饮尽秋风。爱在深秋,又见枫红。人流匆匆,满目凄空;当年情怀,此际落寞,知与谁同?丹青临水,画图难工;依栏弄笛,烟水迷蒙。君无消息半点,有始无终;我有情思万缕,缠绵无穷。叹红枫之泣泪,恨落叶之飘零;卧青石以醉酒,寄相思以飞鸿。霜欺丹枫,触景生情。多少次梦绕魂牵,期待春风夏雨秋霜后的枫红;今日个愁肠百结,风生水起,落木萧萧,蓦然回首处黯然凄清。伫夕阳兮一水,望远山兮千重。任运随缘,感日月之流转;听天由命,悟世事之穷通。爱在深秋,又见枫红。在这温情款款的

### 美好人生在路上

儿也在一旁说:“是不是上次那个车祸让你有了心理阴影?”我笑着回答:“都不是!我这是要倡导健康环保新理念,做个时尚快乐的‘上班族’”。说走就走,第二天,我把皮鞋往背包里一塞,穿了双舒适的运动鞋,兴冲冲地出发了。听说快走的效果和跑步相差不多,我干脆来了个快走。抬头、挺胸、收腹,一、二、三,我在人行道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大步流星向前走。走在路上,我发现,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早餐店,以前总是愁没时间买早餐,这下可方便了;小区超市旁边还有一家小型的干洗店,单位不远处又新开了一家糕点店,女儿一直热衷于这类食品,我正愁没地方买,真好。走在路上,一对老人相互搀扶着去买菜,人生最美的浪漫莫过于此吧。走在路上,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她是多么快乐。我想起女儿在上幼儿园时送我的一幅画——三个人手牵手,上面用拼音写着“爸爸,我爱你”。我想,那时候她一定也期盼有我陪她妈

妈一起送她上学,接她放学吧?在坚持走了三个月后,我忽然发现自己不仅体质有了较大的改观,精神面貌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上班时精神饱满,不再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对工作也信心十足,工作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因为行走,因为所见,我的心也变得细腻和温和起来,开始学会感恩,不再对着同事和家人发脾气。更让我惊喜的是,不知不觉中,我的腰疼和颈椎不疼了,我那讨厌的小肚脐也逐渐地瘪了下去。同事们看到我的变化,都好奇地问我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就变得青春起来了,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说这都得益于我成了一个“上班族”,自从我走着上班后,感觉身心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了。同事们得知原委,都表示要加入“上班族”的行列。如今,每当我迎着晨曦走在上班的路上时,沿途的情景总会让我思绪万千,那些美好的情境感染着我……走着上班,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心灵上的修行。

### 故乡

诗村

故乡一个美丽的地方树梢上的月亮总是那么明亮清清的小河终年都在流淌村中央的石狮子还在传说中张望那一棵石榴树总挂着甜美的希望那一面面山坡还滚动着可爱的牛羊那一块块土地呀永远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如今低矮的土窑洞已变成高大的楼房那坑坑洼洼的土路也铺上水泥变得平坦而宽敞那砂石遍布的小河上也架起了漂亮的桥梁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虽然我离开你多年却时常把你念想